

“从信息孤岛到价值共融” ——大学生网络社交圈层化的教育干预策略研究

任珂 杨皖京 王子凡

咸阳师范学院, 中国·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本文研究基于信息茧房理论,深入剖析大学生网络社交行为的圈层化特征及其对个人发展的双重效应。研究发现,大学生社交行为呈现平台依赖固化、信息筛选同质和社交圈层嵌套等特征。圈层化一方面通过兴趣社群和情感共同体助力专业技能发展与心理支持,但另一方面也导致认知窄化、社交能力退化和价值观极化等风险。文章从个体心理、技术算法、教育环境等角度探讨成因,提出“认知赋能-技术驾驭-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教育策略,建议通过媒介素养课程、跨圈层实践项目及主流价值融合,帮助大学生突破信息茧房,实现其全面发展。

在算法推荐技术主导的Web3.0时代,根据《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的研究,39%的大学生每日手机使用时长超8个小时。同时,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效应导致的群体认知分化也使其社交行为也呈现明显的圈层化特征。这种趋势对高校思政教育构成新挑战。

【关键词】信息孤岛;价值共融;网络社交;策略研究

1 大学生网络圈层化现象的特征分析

多元平台依赖:当下,互联网浪潮席卷而来,为大学生打造了丰富多样的社交平台矩阵。从承载日常通讯的微信、QQ,到聚焦热点讨论的微博,再到短视频风靡的抖音、种草分享的小红书,这些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社交功能和互动方式,每一个平台都精准契合着不同的社交诉求与兴趣偏好。这些平台凭借即时通讯、动态分享、互动直播等功能,成为大学生构建个人形象、维系社交关系的重要载体。由于这些社交平台提供了便捷和灵活的交流方式,大大降低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学生逐渐形成了对这些平台的依赖。他们习惯于通过这些平台来维持社交联系、获取信息和表达观点,从而导致了平台依赖的固化。过度依赖单一或少数社交平台,使得部分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面交流时,反而显得局促不安,社交方式的多样性与深度都受到限制。^[1]

信息筛选同质:网络社交平台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如同一个无形的“信息管家”,在悄然编织起“信息茧房”。这种推送机制使得大学生在浏览信息时,更容易接触到与自己兴趣相关的内容。由于大学生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和信息获取往往受到个人兴趣和需求的影响,他们倾向于选择和关注与自己观点相近、兴趣相似的信息和圈子。这种选择性信息筛选,导致大学生接触的信息呈现高度同质化特征,进一步加深认知局限与偏见。就像一些热衷游戏的学生,只关注游戏攻略和赛事信息,对文学、艺术等领域

的内容视而不见,思维的广度和深度都难以拓展。

社交圈层嵌套:大学生在网络社交中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化特征。大学生在网络社交中,依据兴趣爱好、专业背景、地域来源等因素,自发形成不同的社交圈层。比如,摄影爱好者组成摄影交流群,同专业学生组建课程学习小组,老乡们建立家乡文化分享群。有趣的是,一个学生往往会同时活跃于多个圈层,形成圈层嵌套现象。但是带来的是大学生在社交中逐渐表现出封闭性和排他性,更愿意与同圈层成员交流互动,对外界新观点、新思想产生排斥心理,这种封闭性和排他性可能限制了大学生的社交视野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

2 网络圈层化对大学生发展的双重影响

网络圈层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它即为大学生成长成才带来一些机遇,同时也暗藏挑战,在大学生个人发展过程中产生显著的双重影响。

2.1 积极影响:助力个人成长的有力推手

兴趣社群促进专业技能发展:基于共同兴趣形成的网络社群,成为大学生专业技能学习的“第二课堂”。例如,编程爱好者可以在特定的网络社区中分享代码、讨论技术难题,从而迅速提升编程能力。这种基于兴趣的社群学习模式,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还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和动力。这种兴趣导向的学习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学习效率,激发了学习热情。

情感共同体缓解心理压力:网络圈层化还构建了一种情

感共同体，大学生可以在其中寻求情感支持和心理慰藉。在考研交流群里，备考学生互相鼓励、分享复习资料；在心理健康互助群中，成员倾诉内心烦恼，获得他人的理解与建议。这种情感支持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维护心理健康，让大学生在面对困难时更有勇气和信心。这种情感支持对于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2]

2.2 潜在风险：不容忽视的成长阻碍

认知窄化：网络圈层化可能导致大学生的认知局限于特定领域或观点。由于圈层内的信息交流和讨论往往围绕共同的兴趣或立场展开，大学生可能因此忽视了其他领域的知识和观点，导致认知上的片面性。过度沉浸在单一圈层，使得大学生错失接触多元知识的机会，认知局限不断加剧。

社交能力退化：过度依赖网络社交可能导致大学生的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网络社交虽然便捷，但缺乏面对面交流的真实感和深度。网络社交中的文字交流、表情包互动，缺乏面对面交流时的眼神接触、肢体语言和情感共鸣，语言表达碎片化严重，难以清晰流畅地阐述观点，这种现实社交能力的退化，将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造成不利影响。

价值观极化：在封闭的网络圈层中，相似观点不断被强化，不同意见被边缘化，容易导致大学生价值观极化。例如，有一些“饭圈”社群中，粉丝们对偶像的负面评论采取集体举报行为，甚至引发与其他群体的网络骂战。这种极端行为不仅破坏网络生态，还可能影响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对社会和谐稳定构成潜在威胁。^[3]

3 大学生网络圈层化的多维成因

3.1 个体心理机制：认知惰性下的身份锚定

认知吝啬鬼理论的数字显影：算法推荐机制深度利用“认知吝啬鬼”心理，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超出了个体的认知加工能力，因此人们在作决定时总是想走捷径，通过把复杂的社会现实加以简化的方式来减少花费在信息加工中的时间和精力，将信息筛选成本转嫁给技术系统。这种“认知外包”导致大学生逐渐丧失主动探索能力，形成依赖式信息获取模式。归属感需求的符号化表达：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变异体现在身份标签的符号化争夺。它清晰地将人类的需求划分为不同层次，而归属感需求便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许多大学生会在内心深处感到迷茫

和孤独，渴望找到一个能让自己真正融入其中、被接纳和认可的群体，以此来满足自身的归属感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大学生们积极地通过加入各种圈层，如古风文化圈、动漫二次元圈、小众音乐圈等。这些圈层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满足这种需求的有效途径，让他们在追求个人兴趣的同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群体，获得“群体认同”。

3.2 技术赋权与异化：算法编织的认知牢笼

算法推荐的技术逻辑：算法推荐系统源于其高效的信息筛选与匹配能力，但其底层逻辑暗含异化风险。该系统通过数据追踪—行为建模—反馈强化的动态闭环实现精准推送。算法实时抓取用户的显性行为（点击、停留）与隐性偏好（滑动速度、页面跳转），构建超越用户自我认知的偏好画像；其次，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将行为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兴趣向量，通过概率计算预测用户的潜在需求；最后，用户对推荐内容的互动行为（如点赞、屏蔽）被实时反馈至算法模型，驱动其持续向已验证的偏好收敛。这种自我强化的技术逻辑，使信息环境逐渐从“多元开放”转向“单向锁定”，用户认知被无形中框定于算法划定的边界内。

平台流量激励机制：平台的流量分配规则本质是一种隐性的内容调控机制，其技术设计内嵌着同质化导向。流量算法通常以内容热度、垂直领域权重与用户留存率为核心参数，热度权重赋予高传播度内容更多曝光，形成“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垂直领域加成通过标签分类引导创作者向有限赛道聚集；用户留存评估则要求内容符合平台的沉浸体验标准，迫使创作者采用短平快的表达策略，导致大量“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15秒学会一道菜”的速食内容出现。三者叠加构建出“标准化生产公式”——创作者为获取流量变现，不得不遵循算法偏好进行自我规训。

3.3 教育引导缺失：制度性应对滞后

在数字时代，高校教育引导的缺位成为加剧大学生网络圈层化现象的重要诱因。当前思政教育多聚焦理论灌输，对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筛选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缺乏系统性设计。部分大学生尚未建立成熟的认知框架，面对算法推送的价值偏好时，容易陷入“信息舒适区”，在重复强化中固化思维边界。

媒介素养教育缺位。学生缺乏解构网络话术的能力，容

易被圈层内的情绪化表达裹挟，高校未能提供跨圈层对话的有效训练，加剧了群体间的认知隔阂。部分高校网络思政平台仍存在“单向输出”特征，未能创造兼具价值引导与平等对话的虚拟空间，使学生转向封闭性更强的亚文化圈层寻求身份认同。

心理健康教育的碎片化也推波助澜。面对网络社群中的群体极化现象，学生既缺乏情绪管理的策略储备，也缺少现实社交的技能支撑。当现实教育场景未能及时填补数字交往产生的心理真空时，网络圈层便异化为逃避现实矛盾的“避风港”，进一步强化信息茧房效应。这种教育引导的断层实质上是数字原住民与传统教育模式的错位。高校需构建“技术赋能+人文引导”的立体教育体系，既培养数字公民素养，又守护价值理性，方能在解构网络圈层壁垒中实现育人目标。

4 大学生网络圈层化的教育引导策略构建

针对大学生网络圈层化的多维成因，高校需构建“认知赋能-技术驾驭-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引导体系。

认知赋能是构建“三位一体”“引导体系的基础环节。高校应通过全系化的媒介认知思想教育形式（例如：网络媒介思政教育班会、网络信息安全知识竞赛等），同时，积极鼓励学生申请线下各异兴趣社团，将不同圈层的学生组合，共同完成跨领域项目，（例如：动漫社和编程社合作开发游戏，音乐社和文学社合作创作歌词等）通过成果展示打破刻板印象，促进现实中的社交互动，增强归属感，帮助学生从根本认识到信息茧房的隐形存在及其潜在危害，通过各类科学的自主化认知方法引导学生主动突破信息茧房的限制。

技术驾驭是构建“三位一体”“引导体系的关键手段。高校需引导学生合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其在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摘取与处理应变能力。一方面，各二级学院应结合专业特长，鼓励数字媒体研究等方向的教师带领学生在专项领域中参与简易软件开发、网络小程序研发或网络平台建设等实践活动，并最后嫁接于各类学术研究成果之中，形成培养其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应用于比赛实践之宗，使其能够更好地

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高校科研处或网络信息中心应积极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等），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与指导，指派相应专业教师进行对点培训帮扶，助力其突破圈层限制，获取更全面、更准确的信息。

价值引领是构建“三位一体”“引导体系的核心任务。高校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多种方式将主流价值观念融入网络圈层文化中，凝聚学生的思想共识。一方面，各二级学院应充分利用网络官媒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宣传、网站新媒体推广等形式），将主流价值观念搭以生动有趣、易于接受的图文形式，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同时，积极扩大学校网络文化艺术节的的活动形式和宣传规模，对参与线下活动（例如：专业沙龙对对碰、破冰行动等优秀系列节目）的同学赋予相应“破茧积分”，积分可用来兑换“第二课堂”积分或奖状奖品等奖励形式，形成“行为—收益”正反馈循环，最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社交价值观。

信息茧房效应下的大学生网络圈层化既是技术赋能的产物，也是数字时代教育挑战的缩影。面对圈层化带来的认知分化与价值观风险，高校需以主动姿态构建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并重的引导体系，通过认知重塑、技术赋能和价值浸润，助力学生在多元信息生态中保持批判性思维与开放视野。唯有如此，方能在算法裹挟的浪潮中守护青年学子的成长航向，为其全面发展筑牢思想与能力的双重基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圈层动态演变规律及教育干预的长期效果，为破解信息茧房提供更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支持。

参考文献：

- [1] 桑斯坦 (Sunstein, C. R.).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竞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 [2] 凯斯·桑斯坦 (Sunstein, C. R.).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 黄维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3] 丹尼尔·卡尼曼 (Kahneman, D.). 思考, 快与慢[M]. 胡晓姣,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